

十三經注疏

七十七

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四十一

起元年 盡元年

杜氏註

孔穎達疏

昭公

陸曰昭公名稠襄公之子母齊歸在位一十五年遂

昭公

正義曰魯出家昭公名稠襄公之子齊歸所生以周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叔孫豹會晉趙

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

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讀舊書則楚

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衛在

陳蔡上先至於魯。招常通。疏八年經書陳侯之弟招故

反號瓜百反當先悉薦反。知是陳侯母弟也不稱弟云云莊二十五年注云公子友莊

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

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與或

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八年招殺出子故稱弟以章

招罪此奉使以會諸國非義例之所與舊史書為公子而仲

是因之也公羊傳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焉為

貶殺出子偃師貶大夫相殺稱入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

自是弑君也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以親者執然後其罪

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

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

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詐乎討招

以威陳也其意言八年楚討於招以滅陳著招之罪重故

於此預貶之先傳或取公羊為說釋例云穎氏曰臣無竟外之

交故去弟以貶季支子招樂憂故去弟以懲過鄭段去弟在

以名通故謂之貶今此二人皆書公子公子者名號之美稱

非貶所也。解招不稱弟之意也春秋之初衛在陳上莊十

六年幽之盟衛在陳下自爾以來常在陳下莊十六年注云

陳國小每盟皆在衛下齊始霸楚亦始疆陳侯介於二

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相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

於春秋是衛之班以常在陳下今衛乃在蔡之上必有其故

也襄十年諸侯伐鄭齊出子光寧在滕子之上傳曰齊崔杼

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是先至有進班之理故謂此

先至於會故也。○三月取鄆。不稱將帥將帥少書取言易也。

反易以疏。注不稱至易也。正義曰將帥少例當稱人

取之也。若將軍帥眾則言師取其襄十三年傳例云兄書取

言易也。故杜以此為易。可賈陸云楚以伐莒來討故諱伐不

諱取。則或以賈說為是。故又規杜云案傳武子伐莒知非將

帥師少也。稱伐則是非易也。杜何得以為易。將帥少乎。今

刪定知不然者。以諸稱取傳皆以易釋之。此取文與彼同。故

以為易也。若以武子伐而取之。則致力難重。當以滅為文。與

滅項同也。案滅項被討不諱。滅此亦被討。何以諱滅而言取

若必有所諱。當傳有其事。今傳云莒魯爭鄆為日。又矣。魯無

大罪。亦何所諱也。傳云武子伐莒者。武子為伐莒之主耳。別

遣小將而行。故不書武子。猶如成二年傳。言楚子重侵衛。經

書楚師。杜云子重不書。不親兵之類是也。不書伐者。以兵未

加。鄆人逆服。與襄九年傳。稱諸侯圍鄭。經不書。杜云鄭人

逆服。不成圍。相殺。劉以賈。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無傳三。疏。同盟。

正義曰華以襄十八年即位十九年盟于祝柯二十

年于曾淵二十五年于重立皆稱魯俱在是三同盟。晉荀

息師師敗狄于大鹵。大鹵大原音陽。大鹵大如

國曰大原夷。秋莒去疾自齊入于古。古曰入。去呂

反。莒展與出奔吳。莒君展未會諸侯故不稱爵。莒

疏。注莒君至稱爵。正義曰釋例云諸侯不受先君之命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子出出大奔晉書名疏注書名罪之。正義曰齊

傳無罪狀直以不能自固其位耳出奔又無可善無可善即是罪未必犯大罪也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

氏伍舉為介伍舉本介副也。娶將入館就客鄭

人惡之知楚懷諫。惡鳥路反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

外舍職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子產患之使子

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擇聽

命必於城外除地為壇行昏禮。禘必踐反下同從才用反禘音善令尹命大宰伯

州犁對曰君辱貶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

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貶音况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

廟而來莊王圍之祖其王圍之父。元本亦作執筵音延共音恭疏圍布至而來。正義曰聘禮臣

奉君命聘於鄰國猶尚禘幣于廟乃行况昏是嘉禮之重故圍自布几筵告父祖之廟而來也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鄭玄云告於君也若野賜亦既告君必須告廟君尊不主臣昏故圍自告也若野賜

之是委君貶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

諸卿也言不得從卿禮。若野至卿也。止義曰言我君之命得賜於草莽之中則其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之位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

其先君蒙財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為歎先君疏不寧至先君

寧寧也言寧有唯是之事又使圍蒙其先君連讀為義也告廟云將向豐氏之家取妻若使受之於野不至曲丘氏之家是欺先君也言又者既辱今將不得為寡君若老

君又辱先君故云又也

將不得為寡君若老大臣稱

命而退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圍之子羽曰小國無

罪恃實其罪侍大國而無備則是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

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

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

是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距君命壅塞不行所懼唯此○懲直升反憾戶暗反壅本又作雍於勇反注

及下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館人守舍人也其敢愛豐

氏之祧祧遠祖廟也祧也彫反疏註祧遠祖廟○正義曰祭法云遠祖廟者順傳文且據正法言之伍舉知其有備也

請垂憂案而入垂憂示無弓○秦古刀反弓衣也許之正月乙未

入逆而出遂會於虢虢鄭地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

懷陳蒧秋疏四十一

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

得志謂先軟午祁奚子○軟所洽反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

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得志○復扶又反下雖復同子木之信稱

於諸侯猶許晉而駕焉駕猶陵也許謂表甲○駕如字又音加注及下同表

忠音况不信之尤者乎尤甚也楚重得志於晉晉之

恥也子相晉曰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

為政以春言故云七年○重自用反相息亮反疏於今七年○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傳云趙文子為政至此八年

也而云七年者殷周雖改正朔常以夏正為言此春正月故為七年未嘗和則云八年再合諸侯

襄二十五年會夷儀再合諸侯○正義曰襄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會澶淵澶淵晉人即趙武也時有魯公在會雖則唯公一人即

是諸侯不得謂之大夫也故知再會諸侯數澶淵也

三

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服齊狄寧東夏

襄二十八年齊侯白平秦亂襄二十六年城淳于襄二十九

狄朝晉○夏戶雅反年襄二十六年城襄二十九年祀之淳于祀襄二十九年遷都○淳音純襄二十九年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

讟音獨誅芳畏反疏注讟誅也○正義曰說文云謗毀也

雙人古人重言之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

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

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受午言然宋之盟子

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

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僭非

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言如農夫

是穠是黍穠也壅苗為黍○穠彼驕疏注穠耘至

義曰漢書殖貨志云后稷始畊田以二邦為耦廣尺深尺曰

剛長終一畝一畝三剛一夫三百剛而播種於剛中苗生三

乘以上稍壯穉壅草因實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云或耘或

耨黍稷穉穉耘除草也耨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其根

比至盛暑壅盡平而根深能風與旱故穉穉而盛也此言穠

黍即詩之耘耨也故知穠是耨以土壅苗根為黍也耨定本

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鋤不以水旱息必獲豐

反收手又反疏雖有至豐年○正義曰言耕鋤不息必有豐

又如字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末詩

曰不階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詩大雅階不信賊害

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

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

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軟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軟血經所以不書盟○難乃且反下注並同晉

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

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疏注設君至陳也○正義曰穆子言似

君知設服設君服也唯譏執戈不言衣服則君服即二戈是也離衛之語必為執戈發端但語畧

難明服屨云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然則

執戈在前國君行時之衛非在家守門之衛也守門之衛其

兵必多非徒二戈而已縱使在國居君之離宮即明宮門之

衛以為離衛其言大不辭矣故杜以離衛即執戈是也言二

人執戈陳列於前以自防衛也離之為陳雖無正訓兩人一

左一右相離而行故稱離衛離亦陳之義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

哉美服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

前疏注禮國至在前○正義曰士喪禮言君臨臣喪之禮

云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是知國君之行常有二

執戈者在前也國君亦有二戈在後子皮唯

言前有二戈者當是公子圍不設後戈故也蔡子家曰

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殿屋

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

怪也○緝七入反疏注公子至怪也○正義曰服屨云

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令尹居君離宮事無所出且諸

侯大夫見其在會之儀不譏在國所居伯州犂云此行也辭

而假之寡君言行而借戈以衛非在國借宮以居也故杜以

為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殿屋以自殊異此亦無所案據

要愜

人情

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聞諸

幾之故言假

以飾令尹過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遂伯州

犂曰子姑憂子替之欲替誕也襄三十年鄭子替

殺伯有背命放誕

將為國難言子且自憂此無為憂令

尹不反戈○背音佩注同誕音但

子羽曰當璧猶

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揮當璧謂棄

疾事在昭十三年言棄

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

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愆矣子

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

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愆矣子

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

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愆矣子

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

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愆矣子

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

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愆矣子

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犂亦尋為圍所殺故言可愍○篡初患反

疏

注

子至可愍○正義曰服虔云愍憂也代伯州犂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皙劉炫從服言而規杜失今知不然者以圍不能自終伯州犂尋為圍所殺是皆遇凶害故云吾代二子愍矣若以二子為伯州犂子羽子羽則卒無禍害又何可愍而代

卒章○正義曰小旻詩小雅刺幽王也○小旻之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事成而樂○樂音洛注及下樂憂而樂同衛齊

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

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共承

大國命不能知其禍福共音恭下及注同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

善矣吾從之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故不敢譏議公子圍○鮒音附旻二巾反馮皮冰反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

懷陳校秋疏四一七陸文佳

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其似君反謂之美故曰宋左師

簡而禮無所減否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樂王鮒字而

敬字愛也不犯凶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所取與○持如

疏注子子至取與○正義曰持謂執持之字本或作持誤也子皮直云二執戈者前矣雖意知不

可而辭無譏切子家云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意雖并譏蒲宮

言乃謂之為可不如子羽之譏訐不同伯州犂之飾辭持其

兩端無所取與是持之也弈棋謂皆保世之主也齊

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

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

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夫誓曰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逸二大夫兆憂能無至乎

季處難乃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貨矣謀主三者義

也三者忠信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而四乃請諸

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畏威

而敬命矣謂不敢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

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汚勞事烏注及下同疏注汚勞事

正義曰處國之所辟者唯有辟勞事耳故以出不逃難

不苛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

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

能其誰從之安靖賢能則衆附從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

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魯又賞其賢

救叔孫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

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言今衰世疆場無定主

王伯之令也言三王王伯有令德時疏注

引其封疆引正也而樹之官樹立也立官以守國舉之表旗

著之制令為諸侯作制度法令使不得相侵犯過則有刑猶不可

壹於是乎虞有三苗三苗饕餮故三危者饕餮吐刀反饕餮結友夏有

觀扈觀國今頓立衛縣扈在始平鄠縣書序曰扈與有扈戰于其之野夏戶雅反觀音館舊音官扈音戶鄠

音商有姚邳二國商諸侯邳今下邳縣周有徐

良反注及下至苦之疆事同場音亦注同

三至德時正義曰以傳言王伯故言三王下云虞有三苗則帝時亦有非獨三王也但王亦帝也故傳通言其王耳

賤旗音其疏率之表旗也故社云旌旗以表貴賤而

戶音商有姚邳二國商諸侯邳今下邳縣周有徐

奄

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即淮夷○嬴音盈

自無令王諸侯逐

進

逐猶競也

狎主齊明與其又可壹乎

疆弱無常故更主盟○狎戶甲反更

音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

大謂篡弒滅亡之禍

又焉用之焉

治小事○焉於度反注同

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

能辯焉

辯治也

疏

注二國至淮夷○正義曰二國皆嬴姓世本文也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

淮夷與奄同時伐之此徐奄連文故以為徐即淮夷賈逵亦然

是相傳說也服虔云一曰魯公所伐徐戎也案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與孔安國云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則徐亦非國名此徐是國名當謂淮浦之夷其國名徐書序卒其

大號此傳言其國名也僖公時楚人伐徐杜云下邳僮縣東南有大徐城波近淮旁成王時徐蓋亦在彼地也此傳所云

四代有罪之國其三苗與有扈徐奄尚書略有其事其觀與姚邳則史傳無文傳言王伯之令猶尚有此輩則此輩皆是

王道盛明時諸侯也○封疆至辯焉○正義曰言封疆之吳相侵削何國無有此乃常事王領齊盟者誰能一一治之吳

卷之九

十

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

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釁過

也○濮音卜釁許斬反

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

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

社稷可無亢也

亢禦○與音預亢苦浪反徐又音剛禦魚呂反

去煩宥善

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

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

大明詩大雅首章言

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去起呂反宥音又

疏

去煩至競

勸○正義曰不往討魯諸侯無煩是去煩也叔孫賢人今若赦之是宥善也德義如是餘人莫不競力勸慕為善矣趙

子皿賦小宛之二章

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大命一夫不可復還以戒令尹○宛紅

阮反復扶又反

疏

注小宛至復還○正義曰詩序云大夫刺幽王也其二章云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

弊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注又復也今事畢趙孟謂

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問將能成否對曰王

弱令尹彊其可哉言可成雖可不終趙孟曰何

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安於勝君是疆而不

義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

滅之彊不義也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盛疆不義足

以滅之如音似滅如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

懦矣懦弱也。懦乃亂反。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

也滋益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取不不義

而克必以為道以不義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正德十二年疏道以至已矣。正義曰以不義謂之為道。而淫虐為之民所不堪不可久矣。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會罷過鄭。過古未反。

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禮終趙孟賦瓠

葉受所戒禮畢而賦詩瓠葉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瓠力故反客享之。

許文反又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告以趙孟賦瓠葉穆叔

曰趙孟欲一獻瓠葉詩義取薄物而以一獻子其從之子

皮曰敢乎言不敢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

敢夫人趙孟。夫音扶注同。及享具五獻之邊豆於幕下

朝聘之制大國之卿疏行入稱上公饗饋九牢饗禮九獻

侯伯七獻子男五獻皆獻數各同饗饋之數也案聘禮卿聘

饗饋五牢故卿皆五獻至春秋之時大國之卿乃得從卿禮

若次國之卿依大國大夫之制唯三獻耳故杜此注云大國之卿五獻又昭六年傳注云大夫三獻是也趙孟

辭聘鄭故辭五獻私於子產語曰武清於冢宰

矣冢宰子皮請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

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折之設反疏注卿會至體薦○正義曰專言

而為宴不待異日也杜解享宴禮異所以得相因者以其殺

祖同故也宣十六年傳云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

當宴王室之禮也彼傳之意言享公當依享法有體薦也享

卿當如宴法有折俎也彼王自言之故云王室禮也其實諸

侯之待公卿禮亦當然以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享宴

皆折俎不體薦享宴俎同故得因行禮也穆叔賦鵲巢

采繁亦詩召南義取繁柔薄物可以薦曰小國為繁

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穆叔言小國微薄猶繁柔大國能省

愛用之而不棄則何敢不從命穡愛子皮賦野有死麇

也○省所景反徐所幸反注同

之卒章野有死麇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脫

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拘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

禮相如陵○麇亦作麇九倫反脫脫吐外反脫始銳反虎武

扶窳反趙孟賦常棣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莫如

計且曰吾兄弟比以安老也可使無吠受子皮之詩○

比毗志反下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三大夫皆兄弟國與

起與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兕爵所以罰不敬言

小國家趙孟德比以安自知免此飲酒樂趙子孟出曰吾不復此矣不復見此樂○樂音洛注同復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穎館於維汭王周景王定公劉夏穎水出陽

成縣雒水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為汭○勞力報
又下以勞之同類營井反汭如銳反復戶雅反

美哉禹功見河雒而思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

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

也弁冕冠也端委禮衣言今得共服冠冕有國家者皆由禹之功○弁冕端委本亦作弁端委

冕至之力○正義曰冠者首服之摠名弁冕冠中之小別弁冕是首服端委是身服言弁冕端委摠舉冠衣而言非謂定

公趙孟身所自衣也哀七年傳云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以文身從彼之俗知端委是依禮之衣杜直

言端委禮衣不知是何衣也名曰端委又無所說周禮司服於士服之下云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鄭玄云謂之端者取其

正也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袂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

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如鄭此言唯士服當端制大夫以上不復端也服虔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褻長

故曰委案論語鄉黨非惟裳必殺之鄭康成云惟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禮

懷陳校秋疏四十一子盍亦遠績禹功

而大庇民乎勸趙孟使篡禹功○子盍戶驥反何不也亦遠績禹功本或作亦遠績功庇必利反

又音疏遠績禹功○正義曰績亦功也重其言耳遠績禹功不遠慕大禹之績

而立大功以庇民也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

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言欲苟免目前不能念長久○

馬於度反下焉用焉能同疏吾儕偷食○正義曰齊等也齊仕皆反朝如字下同

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将知而耄及之者八十曰耄耄亂也○語魚其趙孟之謂乎

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

言其自比於賤人而無恤民之心疏注言其至之心○正義曰趙孟自言吾儕偷食是自比於隸役賤人也在

上位者當憂勞百姓卑賤之人勞身而已自比賤人是無憂民之心也棄神人矣民為神主不恤

民故神人皆去神怒以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言將

死不復見明年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

從又何以年為此冬趙孟卒起本叔孫歸魏會曾天御季

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恨季孫伐言使已幾被戮曾天謂

曾阜曾阜叔孫家臣曰且及日中吾知罪矣曾以相忍

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欲受楚戮是忍其外日中

不出是不忍其內阜曰數月於外言叔孫勞役在外數月○數所主反注同一旦

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詭乎

得惡詭詭之聲○賈音古注同贏音盈注同惡烏路反疏注及下同詭許驕反徐五高反注同詭或作譴呼端反

懷陳校秋疏四一一四葉長川

注言譬至之聲○正義曰言已伐莒求利而不得惡日中不出譬如商賈求利不得惡詭詭之聲以商賈在市市人多詭

詭之聲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

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楹柱也以諭魯有季孫猶屋有柱○楹音盈去

起反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

楚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鴉也納采用犯

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

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比許之子

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贄幣子皙公孫黑○贄音至子南戎

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

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乘繩證反夫夫婦婦所謂

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蔡甲以見子南

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

擊之以戈衝交道。○蔡古刀反本或作表丁隆反衝尺容反**疏**丈夫至順也正義曰夫如

夫道當剛強也婦如婦節當柔弱也如是所謂順也曹大家女誠曰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懼其武是男欲剛而女欲柔也

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

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

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皙呼報反直鈞音均絕句

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

大節有五女皆奸之奸犯也。○女音汝下皆同奸音干畏君之威

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

懷陳校 **秋疏四十一** 一五

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

紀不聽政也奸國之紀謂傷人。○長丁大夫反下同蓋如字下同子皙上大

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

不事長也忌畏也。○嬖必計反下戶嫁反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

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

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

咨於大叔大叔游楚之兄子。○從兄如字又才用反重直用反又直勇反大叔曰吉

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敵也。○彼國政也非私亢苦浪反

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

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難乃旦反而蔡蔡叔上蔡字音素寫反說文作蔡音同字從殺下米

云慙蔡散之也會殺管叔至蔡叔○正義曰說文云蔡

杜義下蔡叔如字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蔡字殺下采

也蔡為放散之義故訓為放也諫書改作已失本體蔡字不

復可識為者今類蔡字至有重為一蔡字重照以讀之者尚

書蔡仲之命云周公乃改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

七乘孔安國云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是故蔡

叔之事也孔唯言中國夫豈不愛管蔡乎所以蔡放之為王室故也○秦后母有

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孫黑傳○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

夫豈不愛管蔡乎所以蔡放之為王室故也○秦后母有

寵於相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其母

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選息轉

世同矣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

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失教○乘編也○正義

曰釋例曰秦伯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則

鍼罪輕也三曰其對兄為輕耳非無罪也公羊以為仕諸晉謂

之奔者幾去於伯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故謂之出奔也

劉炫云奔者伯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故謂之出奔也

與母計議經步而出實非奔也仲丘既書為奔傳釋云罪秦

疏

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造七

疏

造舟于河正義曰詩云造舟為梁是比

疏

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造七

疏

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造七

疏

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造七

疏

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造七

疏

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造七

疏

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造七

疏

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造七

疏

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造七

疏

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造七

疏

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造七

疏

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造七

疏

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造七

疏

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造七

疏

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造七

疏

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造七

疏

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造七

僖二十二年鄭享楚子為九獻知此備九獻之儀也每一獻酒必有幣車以隨之右子從始自齎其一以為初獻故續送其八也飲酒之禮主人初獻於賓賓酢主人主人受賓之酢禮飲訖又飲乃酌以酬賓如是乃成為一獻於酬之時始有幣以勸飲故以終事八反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為酬酒幣也

疏

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還音環徑古定反注每十至所赴○正義曰服虔以為每於十里置幣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車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謂從絳向雍去而復還一享之間八度至也然則千里之路往還八反車率日行一百六十里計則一萬六千里雖追風逐日之足猶將不逮於此右子之馬一何駛乎縱令如此終可社以反者謂車反復其故處耳每於十里置車八乘右子初發幣則續行自齎其一以為初獻餘則以次續至至則車反此至享終八車皆反以此謂之八反非言反至雍也此幣發雍計已多日故設享之初此八車之幣去絳不過一二十里耳使之相續而來每獻皆到以示已之豪富故令漸送之也如杜此言則右子預前約束使幣早發而來非臨享始取而襄康交

八秋疏罕一

十七

黃首沐

云歸取酬幣者右子必適晉多日然後設享非初至即享君也為享之具酒食之屬皆在絳備之其幣亦應於絳備之乃遣還取秦國之幣故言歸取不言設享之日始歸取也上云其車千乘下司馬侯問其車多則是見車多而發問也故杜辨其事之所在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也傳說此車多之事者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以成禮盡敬於所赴之國故司馬侯問馬曰子之車盡於此為此以示豪也

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五只何以得見

言已坐車多故出奔○見賢遍反坐才財反

女叔齊以告公

叔齊司馬侯○

女音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

吾子其曷歸問何時對曰鍼懼選於寡寡君是

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

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

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

也艾絕也○艾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欲輔助不

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

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

天贊之也贊佐助也○幾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

則不啻○稔而疏國無至五稔○正義曰國無道而歲又

甚反啻始政反疏饑則君或早天年穀和熟是天佐助之

故少猶五年多或不啻也期之五年者后子之意耳趙孟

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日景也趙孟意

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於金反疏趙孟至待五○

本亦作陰朝夕如字景如字又於領反疏正義曰趙孟自

比於日景此景朝夕尚移不能相及人后子出而告人

命流去與此相似既無常定誰能待五黃首沐

懷陳校秋疏四十一

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惕日翫惕皆貪也○

楚亂故游楚子南○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

于公孫段氏宰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

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閨門鄭城門薰

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自欲同於六卿

終及羣狄于大原即大鹵也無終山疏晉中至大原

土地名以北戎山戎無終三名為一北平有無終縣大原即

大原郡晉陽縣是也計無終在大原東北二千許里遠就大

原來與晉戰不知其何故也蓋與謂戎近晉者相率而共來也襄四年無終子遣使如晉請和諸戎則無終是其大者故

顯言其崇卒也崇聚也卒子忽將戰魏舒曰彼

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阨委又以什共

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什音十共音恭疏以什共車必克

以一什之人共一困諸阨又克車再困於阨道今去車

下皆請皆卒去車為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

毀其屬車為步陳行戶郎反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

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荀吳之嬖人不

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吳不恨所為五陳

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

偏為前拒比皆臨時處置之疏為五至前拒正義曰

是也相離者布置使相遠也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為兩

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十五乘為

偏後皆准車數多少以為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則

此名不以車數為別也杜云皆臨時處置之各其意不同服

說則名與人數不可得知也周禮則五人以誘之程人

為二二十五人為兩無專參偏之名也

笑之哭其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莒

展輿立而奪君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

秋齊公子鉏納去疾齊雖納去疾莒人元忌之故從

展輿奔齊孫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

也此言取鄭今正其疆於是莒務婁殺胡及公

子滅明以大扈與常儀廉奔齊二子展與常儀廉莒二

○務妻並如字務又音謀一音
音徐音茂音謀屠武江反
君子曰昔者展之不

立棄人也夫棄人。夫子秩是。人可棄乎詩曰無

競維人善矣詩周頌言惟得人則國家疆疏詩曰至善矣。正義曰周頌烈文之篇也

彼注云競疆也無疆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疆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也。晉侯有疾鄭

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

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

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

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譽。駘他才反崇息。遂反閼於葛反譽其毒每反。居

于曠林不相能也曠林地闕。能如字又奴代反。日尋干戈以相

征討尋用也。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疏正義曰襄九年

傳稱閼伯為陶唐氏之遷閼伯于商商立主辰

火正知后帝是堯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

星。相。疏。注商人至辰星。正義曰殷本紀稱相土契孫

息亮反。疏。是湯之先也。襄九年傳云閼伯居商立祀大火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辰即大火星也。故商遷實沈于

大夏大夏今晉陽縣。夏戶雅反注。唐人是

因以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累疏注唐人至大

謂之唐人當是陶唐之後二十九年傳云陶唐氏既衰其後

有劉累知此唐人是彼劉累之等類也言等類者謂劉累後

世子孫累雖遷魯縣子孫仍在大夏故歷夏及商也劉垓云

彼稱累事孔甲下云遷于魯縣此云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則此居於大夏子孫終商不滅非累子孫是其同族等類耳

服後以唐人以是劉累故杜顯而異之云累遷魯縣此在大

夏其季出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疏正義曰服虔以

為唐叔虞即下句邑姜所生者也杜以傳說唐人即云季世明季世是唐人之末世叔虞即唐人之末君矣邑姜之子叔虞乃是晉之始祖豈得以後世始封之君謂之前代之末世也故云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帝命邑姜之子曰虞者將以唐國與之取唐君之名以為名耳

當武王邑姜方震辰大叔邑姜武王之女懷胎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震本又作娠注之慎反又音申懷姓也大音泰注及下同胎他來反

也十二年傳稱只級王舅級是齊大公之子丁公也級為王舅知邑姜是大公之女也說文云娠女姓身動也從女辰声是懷胎為震震取動義字書以是女事故今字從女耳叔虞成王母弟晉世家文也

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帝天取唐君之名

將與之唐屬諸父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

叔焉故參為晉星叔虞封唐是為晉侯○屬之玉反叔虞封唐是為晉侯○屬之玉反番音煩叔虞封唐是為晉侯案史

懷東 校 秋疏也 二一 亥水進州

記叔虞封唐侯叔虞初武王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之子熒父改為晉侯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謂此夢為武王之夢也若是武王之夢此傳直云武王方生大叔其文足矣何以須言邑姜方震也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為武王夢也薄姬之夢龍據其心燕姑之夢蘭為已子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馬遷之妄言耳服解此云已武王也是晉非而逐迷者也○注叔虞至晉侯○正義曰晉世家云唐叔子熒是為晉侯杜譜亦云熒父改為晉侯則叔虞之身不稱晉也叔虞為晉之祖故言為晉侯也

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

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裔以制反昧音妹為玄冥師師長也為

官之長皞戶老反長丁文反注金天氏帝少皞帝系世本玄也金天代号少皞身号月令於冬云其神玄冥是玄冥為水官也昧為玄冥師師訓長也故云昧為水官之長二十九脩熙之後釋例曰脩及熙皆為玄冥未知昧為誰之子或是

孫也。臺始能業其官。纂錄之業。纂子管反。宣汾洮。宣洮通也。汾洮二水。

名。疏。宣汾洮。正義曰。無例曰。汾水出大原。故汾陽縣至河東。汾陰縣入河。其洮水關不知所在。當亦是晉地。

之。不後出。岵。障大澤。障。障也。大澤。大原。晉陽也。帝。

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類。疏。注。帝類。頭。正義曰。類。頭。為帝。承。金。天。之。後。臺。驗。是。金。天。高。孫。為。臣。百。當。嶺。頭。故。以。帝。用。嘉。之。為。嶺。頭。嘉。耳。味。亦。金。天。已。云。商。子。臺。駘。又。是。味。之。所。生。則。法。少。澤。遠。矣。而。帝。今。出。本。旨。云。少。澤。是。黃。帝。之。子。類。頭。是。黃。帝。之。孫。臣。出。而。而。帝。出。少。史。籍。散。云。無。可。檢。勘。此。事。未。必。然。也。釋。例。云。案。錄。則。對。之。五。出。從。祖。父。也。而。及。舜。共。為。堯。臣。堯。則。舜。之。二。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也。是。皆。疑。不。能。決。因。舊。說。耳。

沈妙。尊黃實守其祀。四國。臺。今。晉。自。主。汾。而。滅。之。矣。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一。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上。祭。

之。有水旱之災。則祭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曰。祭。祭。為。蒼。擗。用。幣。以。祈。福。祥。○。鶴。音。例。度。立。音。以。法。不。音。詠。徐。又。音。營。

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

是乎祭之。星辰之神。疏。山川至祭之。○。正義曰。水旱。祭。山。川。之。神。也。雪。霜。風。雨。天。氣。所。降。日。月。星。天。故。祭。日。月。星。辰。之。神。也。此。因。其。所。在。分。繫。之。耳。其。實。水。旱。癘。疫。亦。是。天。氣。所。致。雪。霜。風。雨。亦。是。在。地。之。亦。日。雨。之。不。時。而。致。水。旱。水。旱。與。雨。不。其。為。異。而。分。言。之。者。據。其。雨。不。下。而。霖。不。止。且。雨。不。時。也。據。其。苗。稼。生。死。則。為。水。與。旱。也。祭。是。祈。禱。小。祭。耳。若。大。旱。而。雩。則。備。祭。天。地。百。神。不。復。別。其。日。月。與。山。川。也。○。注。有。水。至。福。祥。○。正義曰。水旱癘疫俱祭山川。○。注。星。辰。之。神。也。○。注。星。辰。之。神。也。○。注。星。辰。之。神。也。

者言此祭祭其先出山川主星辰者之神耳。非獨祭此山川星辰之神也。計日月無其主之者。以與星辰俱是天地連言之耳。周禮大初掌六折以同鬼示。一口類。二曰造。三曰。鄭云云。祭告之以物。有災變也。祭如日食。以朱。縹。祭社也。玄之。沈。言。取。公。羊。為。說。莊。二。十。五。年。公。羊。傳。曰。日。食。以。朱。縹。祭。

之。沈。言。取。公。羊。為。說。莊。二。十。五。年。公。羊。傳。曰。日。食。以。朱。縹。祭。

之。沈。言。取。公。羊。為。說。莊。二。十。五。年。公。羊。傳。曰。日。食。以。朱。縹。祭。

之。沈。言。取。公。羊。為。說。莊。二。十。五。年。公。羊。傳。曰。日。食。以。朱。縹。祭。

之。沈。言。取。公。羊。為。說。莊。二。十。五。年。公。羊。傳。曰。日。食。以。朱。縹。祭。

之。沈。言。取。公。羊。為。說。莊。二。十。五。年。公。羊。傳。曰。日。食。以。朱。縹。祭。

之。沈。言。取。公。羊。為。說。莊。二。十。五。年。公。羊。傳。曰。日。食。以。朱。縹。祭。

之。沈。言。取。公。羊。為。說。莊。二。十。五。年。公。羊。傳。曰。日。食。以。朱。縹。祭。

之。沈。言。取。公。羊。為。說。莊。二。十。五。年。公。羊。傳。曰。日。食。以。朱。縹。祭。

之。沈。言。取。公。羊。為。說。莊。二。十。五。年。公。羊。傳。曰。日。食。以。朱。縹。祭。

之。沈。言。取。公。羊。為。說。莊。二。十。五。年。公。羊。傳。曰。日。食。以。朱。縹。祭。

之。沈。言。取。公。羊。為。說。莊。二。十。五。年。公。羊。傳。曰。日。食。以。朱。縹。祭。

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閭恐人犯之故營之然社有形質故可
朱絲營繞日月山川非可營之物不得以此解祭也賈逵以
為營積用幣杜依用之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
時營其地立贊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贊聚也聚草木為
祭處耳厲疫謂害氣流行歲多疾病然則君身有病亦是厲
氣而云不及君身者陳思王以為為厲疫之氣止害貧賤其富
貴之人攝生厚者厲氣所不及其事或當然也且子產知晉
君之病不在於此故言二者不及君身以病非厲疫故不須
祭臺駘

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

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樂音洛

也○正義曰家語孔子云飲食不時逸勞過度者病其殺之
此云出入即逸勞也據國君之身則朝以所政晝以訪問是
出也夕以脩令夜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

聽國政○晝以訪問問可夕以脩令念所夜以

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疏節宣其氣○正

散其氣也節即四時是也凡人形神有限不可久用神久用
則竭形大勞則散不可以久勞也神不用則鈍形不用則痿
不可以久逸也固當勞逸更遞以宣散其氣朝以所政夕則
疲疲則易之以訪問訪問夕則倦倦則易之以脩令脩令夕
則怠怠則易之以安身安身夕則帶帶則易之以勿使有

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帶也露露也壺之

於勇反湫子小反徐音秋又在酒反服云疏勿使至其體

障而不使行若土壅水也閉謂塞而不得出若閉門戶也湫
謂氣聚底謂氣止四者皆是不散之意也氣不散則食不消

食不消則食少食少則肌膚瘦肌膚瘦則骸骨露也言人之
養身當須宣散其氣勿使氣有壅閉集帶以羸露其形骸也

○注湫集至羸露○正義曰服虔云湫著也底止也杜云湫
氣也底帶也皆是以意訓耳壅閉言其不得散出故以湫底

為集帶言氣聚集而停滯也若以湫為著則與止同義故易
之以為集其止滯亦同義也上文所云四特之事若其壹之

則血氣集滯使不得宣散氣不散則骨羸露也肥則膚肉厚
骨不見瘦則肌膚薄故體羸露羸露是露骨之名其義與保

懷陳校

秋疏四十一

二十三黃承進川

相近保露形也羸露骨也瘦必羸羸亦瘦之別名今晉侯壹之者唯謂安身親近婦人四時皆爾以伯安身不動故使氣集滯也

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茲此也爽明也
至百度。正義曰形之與神相隨而有形以神為主神以形為宅形疆則神疆形弱則神弱神常隨形而盛衰也既露其形則神識亦弱致使此心不明照察決宜而昏亂百事之節度也

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
及其生不殖殖長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

美矣美極則疏其生至生疾。正義曰此僑重述不及同姓之意言內官若取同姓則夫婦所以生疾性命不得殖長何者以其同姓相與先美今既為夫妻又相寵愛美之至極在先盡矣乃相厭患而生疾病非直美極惡生疾病而已又美極驕寵更生如言也故晉語云異姓則與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瀆故也瀆則生怨怨亂育災災育滅性是故取女辟同姓畏亂災

康陳校
秋疏四十一
三四

也禮記大傳云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則周法始如此耳前代則不然也蓋以前代敬簡未設禁防周人以其慢瀆故立法以禁之劉炫云違禮而娶則人神不祐故所生不長也晉文姬出而霸諸侯同姓未必皆不殖此以禮法為言勸勵人耳。注同姓至生疾。正義曰劉炫云人之本心自然有愛愛之所及先及近親同姓是親之近者其愛之美必深是同姓之相與先自美矣若使又為夫妻則相愛之美尤極極則美先盡矣美盡必有惡生故美盡則生疾此以禮為防推致此意

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耳晉語云云同

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壹四

同姓二者古人所慎。惡。買妾至卜之。正義曰曲禮如字又烏路反取七住反。疏云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

知其姓則卜之鄭玄云為其近禽獸也男女辨姓禮之妾賤或時非媵取於賤者世無本繫也

大司也辨別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為不四

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省所景反徐所

幸反注同四姬至疾矣。○正義曰子產云四姬之外若去起呂反有異姓之女接御於公城省公之寵愛於四

姬之事如此猶可若無異姓之女減省公情專愛四姬則必

由此故以生疾矣劉炫云子產言若於同姓不深病猶可差

若於四姬有此省相見稀接御則此病猶尚可如無稀省耽之過度則必生疾叔向曰善哉盼

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送

向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言

敗不父。○與如字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又音預幾居宜反

弗能父矣為明年鄭殺公子黑傳晉侯聞子產

之言曰傳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

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陸四

懷陳校秋疏四十一室疾如蠱是謂至如蠱。○正義曰

近之近蠱音古是謂至如蠱。○正義曰女在房室故以室言之

是謂近女室說此病之由由近女室為此病也又言疾如蠱

言此疾似蠱疾也蠱者心志惑亂之疾若今昏狂失性其疾

名之為蠱公惑於女色失其常性如蠱惑蠱之疾也蠱是惑

疾公心既惑是蠱疾而云如蠱者蠱是失志之疾名志之所

失不獨為女宣八年傳胥克有蠱疾者直是病而失性不由

近女為之此公淫而失志未全為蠱故云如蠱。○注蠱惑疾

正義曰和言公疾如蠱下云惑非鬼非食惑以喪志

惑女色而失志非鬼非食惑以喪志非鬼至喪志。○正義曰此說公病之狀

喪息浪反非鬼非食惑以喪志病有鬼為之者有食為之者此病非鬼

非食淫於女色情性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臣

惑亂以喪失志意也良臣將死天命不祐故君過故

將死而不為天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

所祐。○祐音右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

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遲速

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疏先

降音絳下及注同或音戶江反彈徒舟反又徒旦及

至彈矣。正義曰文之為節不可得說故以樂譬之先王之

為此樂也所以限節百種之事故為樂有五聲之節為聲有

遲有速從本至末緩急相及使得中和之聲其曲既了以此

罷退五聲既成中和罷退之後謂為曲已了不容更復彈作

以為煩手淫聲鄭衛之曲也劉炫云言五降而息罷退者五

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樂曲成

乃息非五聲一周得息也又傳於是至弗聽劉云此說降後

不彈之意也五聲皆降則聲一成曲既未成當從上始不以

後聲未接前聲而容手妄彈擊是為煩手此手所擊非復正

聲是為淫聲淫聲之慢塞人心耳乃使人忘失平和之性故

君子不聽也。於是其有煩手淫聲惛埋心耳乃忘平和

聽也。於是其有煩手淫聲惛埋心耳乃忘平和

君子弗聽也。五降而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

降至之聲。正義曰五降不息則非復正聲手煩不已則雜

聲並奏記傳所謂鄭衛之聲謂此也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

之音也又曰鄭音好濫淫志備音越數。物亦如之。言百事

煩志是言鄭衛之聲是煩手雜聲也。物亦如之。皆如樂

懷陳校。秋疏甲一。三六。王進。富。

不可。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煩不舍則生疾

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舍音捨注同

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惛心也。為心之

動不。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

若土味甘皆由。疏。注謂金至而生。正義曰尚書洪範云

陰陽風雨而生。疏。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

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

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孔安國云

鹹水鹵所生也若焦氣之味也酸木實之性也辛金之氣味

也其味生於百穀也是五味為五行之味也以五者並行於

天地之間故洛書謂之五行物皆有本本自天來故言五者

皆由陰陽風雨而生也其陰陽風雨晦明合雜共生五味若

先儒以為雨為木味風為土味晦為水味明為火味陽為金

味而陰氣屬天不為五味之主此杜所不用也洪範本文以

生數為次水火木金土大禹謨六府之次水火金木土穀月

令於四時之次木火土金水杜數五味之次金木水火土以

五行相循更互相代其次不以為常隨便言耳此注所言五

味五行相循更互相代其次不以為常隨便言耳此注所言五

明世所解者皆依月令文也。發為五色。辛色白，酸色青，甘色黃，苦色黑，鹹色白。赤甘色黃，青酸色青，白鹹色黑，苦色黑。

反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徵發也。○聲散張星反。淫生六

疾。淫過也。滋味聲色所疏。天有至六疾。○正義曰：上既

頌乃合言用之有節也。此又本諸上天言物皆不得過度也。

氣皆由天故言天有六氣也。五味在地故云降生五味也。五

味是五行之味，六氣共生五行，故杜解五味皆由陰陽風雨

晦明而生。是言六氣共生之非言一氣生一行也。味則當而

可知。未有形色，可視發見而為五色也。色既不同，其聲亦異

為驗而為五畜也。此味聲色也。皆本諸上天，所以養人用之

大過則生六種之疾。○注：淫過至生害。○正義曰：此淫生六

疾，承氣味色聲之下，則謂四者之過皆生疾也。但醫和將說

病淫惑疾，故下句特舉六氣之淫，其言不及味與聲色，故杜

解以備之言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疾，以見淫生六

疾，非獨六氣生疾也。但晉侯不以六氣曰陰陽風雨

味聲色生疾，故醫和不言之耳。六氣曰陰陽風雨

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六氣之化，分四時，序五行之

節。疏。注：六氣至之節。○正義曰：六氣並行，無時止息，氣

有溫暑涼寒，分為四時。春夏秋冬也。序此四時，以為

五行之節。計一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序之為五行，每行得七

十二日，有餘二無定方，分主四季，故每季之末有十八日為

卦正主。過則為菑。陰淫寒疾，菑音災，下同。陽

淫熱疾，熱過則喘渴。風淫末疾，末四支也。雨淫腹

疾，兩濕之氣為濕注。晦淫惑疾，晦夜也。為憂

淫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多，心疏。過則至心疾。○正義曰

味聲色此云過則為菑，獨謂六氣過耳。過即淫也。故歷言六

氣之淫，各生疾也。此六者，陰陽風雨有多時，有少時，晦明則

天有常度，無多少時也。今言淫者，謂人受用此氣，有過度者

也。陰過則冷，陽過則熱，風多則四支緩急，雨多則腹腸泄注

此四者，雖各以其氣與人為病，若其能自防護，受之不多，則

得無此病也。其晦明亦是天氣，不以病人，但人用晦明過度

則人亦為病。晦是夜也，夜當安身，女以宣氣，近女過度，則心

勞亂也。明是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

亂也。明是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

亂也。明是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

亂也。明是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

亂也。明是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

亂也。明是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

亂也。明是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

亂也。明是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

亂也。明是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

亂也。明是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

亂也。明是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

亂也。明是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

亂也。明是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

亂也。明是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

亂也。明是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

亂也。明是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

亂也。明是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

亂也。明是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

亂也。明是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

物也。陰陽風雨當受之有節，晦明堂用之有限，無節無限必為害。言故過則為菑也。注：未四至，緩急。正義曰：人之身，身則四支為末，故以未為四支，謂手足也。風氣，女

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蠱之疾，女常隨男，故當在夜故。疏：女陽至之疾。正義曰：男為陽，女為陰，交常言晦時。隨男則女是陽家之物也，而晦夜之時用之。

若用之淫，通則生內熱。感蠱之疾，以女陽物故。內熱以晦時感蠱也。晉語云：文子問醫和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孔晁云：人雖有命，荒淫者必損壽，無外患則并心於內，故三年死。諸侯不照則思外患，損其內，指故十年無道之君，久在民上，實國之殃也。今君不節不特，能無及此乎？

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自臣？對曰：王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祭其寵祿，任其寵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改改行以救菑。息亮反，行下三血反。

必受其咎。人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御，下官是以云也。云主將

其九反，集本亦。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而感亂之所生也。乃狄反，嗜時志反。疏：此淫謂淫於女也。及水謂之淫，沒於者欲與水相似，故淫弱連之。此論晉侯將蠱疾，故言淫弱感亂之所生耳。人自有無故失志，忘性恍惚不自知者，其疾名為蠱。蠱非盡由淫也，以毒藥藥人，令人不自知者，今律謂之蠱毒。於文皿蟲為

蠱，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謂者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命景反，說文：諸若猛字，林音猛。

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段，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下得風而落。巽音路，段

音下。巽下段，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下得風而落。巽音路，段

音下。巽下段，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下得風而落。巽音路，段

音下。巽下段，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下得風而落。巽音路，段

音下。巽下段，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下得風而落。巽音路，段

音下。巽下段，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下得風而落。巽音路，段

音下。巽下段，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下得風而落。巽音路，段

音下。巽下段，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下得風而落。巽音路，段

音下。巽下段，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下得風而落。巽音路，段

音下。巽下段，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下得風而落。巽音路，段

音下。巽下段，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下得風而落。巽音路，段

古恨反長丁丈反下同皆同物也物猶類也趙孟曰良

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楚公子圍使公子

黑肱伯州犂城犂櫟郊黑肱王子圍之弟子也

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謂將而先除二子也謂黑

肱伯州犂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

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

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

縊絞也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長歷推己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誤也介音界竟音境縊一歧反弑申志反

絞古疏注縊絞至誤也○正義曰孫卿姓荀名說著書一

部名荀卿子漢宣帝諱詢故轉為孫也下有十二

懷陳校秋疏四十一二十八 葉采

月甲辰朔甲辰後五日得己酉故杜以長歷推己酉是十二

月六日而此郊教之卒經傳皆云十一月己酉杜謂十一月

誤者止謂十一月不得有己酉以己酉為誤十一月非誤也

必知然者若以為十二月己酉則六日己酉子干奔晉至晉

猶見趙孟七日庚戌趙孟卒便是日相切迫無相見之理故

知十一月為是己酉為誤劉炫以為杜云誤者以十一月為

誤當云十二月而規杜氏非也劉炫規云杜言十一月誤當

為十二月案下文趙孟庚戌卒彼是郊教今日死趙孟明日

卒則子干奔晉不得見趙孟而議

其祿故謂十一月是己酉字誤也遂殺其二子幕及

平夏皆郊教子○幕音莫夏戶雅反右尹子干出奔晉子干王宮

既尹子皙出奔鄭因築城而去殺大宰伯州犂于

郊葬王于郊謂之郊教郊教楚使赴于鄭伍舉

問應為後之辭焉問赴者對曰寡大夫圍伍舉

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嗣不以篡弑赴諸侯

○共王音恭長丁文反

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

公子同食

食祿同○從才用反乘繩證反下同皆百人之餼卒也其一

祿足百人○餼許氣反卒子忽反

疏

注百人至百人○正義曰百人為卒周禮司馬序官文也祿足百人謂與

之田取稅以共食足為百人餼也晉語稱秦后子楚公子干來仕叔向為大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

國之卿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大夫二公子者上大夫皆一卒可也趙文子曰秦文公

子富

謂秦緘富強秩祿不宜與子干同

叔向曰底祿以德

底致也○底音旨

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

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

不畏彊禦

詩大雅悔陵也○夫音扶悔亡南反鰥古顏反

疏

底祿至以尊○正義曰德大則

官高官高則祿厚故致祿以德之小大為差也年同以尊謂以官為之尊卑也

秦楚匹也使

懷陳校

火充四一

三十

后子與子干齒

以年齒為高下而坐

辭曰鍼懼選楚公子

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

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事有優劣唯主人命所知謙辭

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

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為主以子干後來

奔以為羈旅之客

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

忌敬也欲謙以自別○佚音逸別彼

疏

非羈何忌○正義曰忌敬也史佚有言云非是羈客何須敬之言子干是客當須敬之我不敢與同是謙

以自別也楚靈王即位遂罷為令尹遂啓彊為大

宰

靈王公子圍也即位易名熊虔○罷音皮彊其良反又居良反

鄭游吉如楚苑并

郊教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且行器矣

謂備行器

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

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為四年會申傳○汰音泰說徐音悅音始悅反

數所主反。十二月晉既烝，烝之承反。趙孟適南陽。

將人晉子餘。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往會祭之。○其初危反。疏。

主孟，餘趙衰。正義曰：服虔以孟為趙，皆子餘為趙，衰若其必然。然當先衰後盾，何以先言孟也？杜以孟子餘是趙衰一人，蓋子餘是字孟。甲辰朔，水于溫。趙氏烝祭，甲辰十二

是長切之字也。甲辰朔，水于溫。趙氏烝祭，甲辰十二。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注：趙氏至月誤。正義曰：杜

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疏。注：趙氏至月誤。正義曰：杜南陽則趙孟初行，已是十一月也。此句乃云甲辰朔，烝于溫，察

文言之則是來年正月朔也。服虔云：甲辰朔，夏十一月朔也。若是，夏十一月朔當於明年言之。而此年說之，何也？杜以服

言不通，故為此解云：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當言十一月傳言十二月月誤也。劉炫以為晉烝

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一月之前。文繫十二月者，故見烝後即行先公後私。十二月之文為下甲辰朔起本舉月，遂屬下

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十二月非誤也。若必如劉言，傳當云：晉既公後私之義，何須虛張十二月於上，遂為甲辰朔起本傳文。

上下未有此例。庚戌卒。十二月七日終。劉鄭伯如晉。

劉炫之言非也。定公秦后子之言。鄭伯如晉。甲辰朔，水于溫。趙氏烝祭，甲辰十二。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當言十一月傳言十二月月誤也。劉炫以為晉烝

甲辰之前。當言十一月傳言十二月月誤也。劉炫以為晉烝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一月之前。文繫十二月者，故見烝後即行先公後私。十二月之文為下甲辰朔起本舉月，遂屬下

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十二月非誤也。若必如劉言，傳當云：晉既公後私之義，何須虛張十二月於上，遂為甲辰朔起本傳文。

甲辰朔，水于溫。趙氏烝祭，甲辰十二。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當言十一月傳言十二月月誤也。劉炫以為晉烝

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一月之前。文繫十二月者，故見烝後即行先公後私。十二月之文為下甲辰朔起本舉月，遂屬下

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十二月非誤也。若必如劉言，傳當云：晉既公後私之義，何須虛張十二月於上，遂為甲辰朔起本傳文。

甲辰朔，水于溫。趙氏烝祭，甲辰十二。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當言十一月傳言十二月月誤也。劉炫以為晉烝

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一月之前。文繫十二月者，故見烝後即行先公後私。十二月之文為下甲辰朔起本舉月，遂屬下

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十二月非誤也。若必如劉言，傳當云：晉既公後私之義，何須虛張十二月於上，遂為甲辰朔起本傳文。

甲辰朔，水于溫。趙氏烝祭，甲辰十二。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當言十一月傳言十二月月誤也。劉炫以為晉烝

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一月之前。文繫十二月者，故見烝後即行先公後私。十二月之文為下甲辰朔起本舉月，遂屬下

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十二月非誤也。若必如劉言，傳當云：晉既公後私之義，何須虛張十二月於上，遂為甲辰朔起本傳文。

附釋音曰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四十一

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四十二昭二年 盡四年

杜氏註

孔穎達疏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

叔老。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書名惡之。薰隧盟于產不討遂以為卿故書之。

○惡鳥。疏。書名至書之。正義曰傳稱子產數罪罪是書路反。名為惡之也。往年傳云子哲上大夫也則非卿。

非卿則不合書薰隧之盟于哲強與。冬公如晉至河。

乃復。弔少姜也。晉人辭之故。季孫宿如晉。致遂服也。公實

以秋行冬還乃。疏。注致遂至乃書。正義曰傳稱季孫宿書。致遂音遂。遂致服焉知其致遂服也。傳說此事文

王在冬上而經書在冬知公實以秋行至冬還乃書即書還時日月不復追言秋故文在冬也。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位故。疏。注公即位故

正義曰傳言且告為政而來見則其來非獨為為政故知主為公即位故也。襄元年傳曰九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是也。

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見

賢遍反好。疏。注代趙武為政。正義曰五年傳曰韓起之呼報反。下有趙成中行吳魏奇范鞅知盈則六者三

軍之將佐也。韓起代趙武將中。觀書於大史氏見易

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

策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疏。觀書至王也。正義曰大史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之官職掌書籍必有藏書之

處若今之秘閣也。觀書於大史氏者氏猶家也。就其所司之處觀其書也。見易象象魯無增改故不言魯易象其春秋

用周公之法書魯國之事故言魯春秋也。魯國室文王之書逸周公之典故云周禮盡在魯矣。文王周公能制此典因見

此書而追歎周德吾乃於今日始知周公之德以周公制春秋之法故也。與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由文王以聖德能

作易象故也。此二書晉國亦應有之。韓子舊應經見而至魯始歎之乃云今知者因求其義而善其人非為素不見也。

五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易象春秋文王

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疏注適魯而說之。以王于况反周弘正依字讀說音悅。象至魯矣。正義曰易有六十四卦分為上下二篇及孔子又作易傳十篇以翼成之後世謂孔子所作為傳謂本文為經故云上下經也。易文推演爻卦象物而為之辭故易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又云易者象也是故謂之易象孔子述卦下揆辭謂之為彖述爻下別辭謂之為象以其無所分別故別立二名以辨之其實卦下之語亦是象物為辭故二者俱為象也。定四年傳稱分魯公以備物典策所言典策則史官書策之法若發九言例皆是周公制之周衰之後諸國典策各為舊章唯魯春秋遵此周公之典以序時事故云周禮盡在魯矣。注易象春秋文王至而說之。正義曰易象文王所作春秋周公垂法故杜雙舉釋之云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所制也。易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鄭玄云據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斷可知矣。且史傳載綿皆言文王演易演謂為其辭以演說之。易經必是文王作也。但易之爻辭有箕子之明夷利貞箕子明傷乃在武王之世文王不得言之。又云王川亨于岐山又

正德士年

秋四十二

二

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二者之意皆斥文王若是文王作經無容自伐其德故先代大儒鄭眾賈逵等或以為卦下之彖辭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辭周公所作雖復紛競大久無能決當是非杜今雙舉並釋以同鄭說也。然據傳先言易象後言春秋則應先云周之所以王與周公之德也。今傳乃先云周公之德者易象諸國同有其春秋獨遵周公典法韓子美周禮在魯故先云周公之德。公享之季武子賦縣之卒

章

縣詩大雅卒章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縣縣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四臣大願闕天散宜生

南宮造四輔謂先

疏

注文王有四臣。正義曰縣詩云予後奔是疏附禦侮。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

予曰有禦侮注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

韓子賦

角弓

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

季武子拜曰敢

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

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繆

扶恭反合如字一音閭

武子賦節之卒章

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以言晉

德可以畜萬邦。節才結。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

宣子譽之。譽音餘，注同。譽其好也。正義曰：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

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為諸侯所引。夏諺：孟子文也。若是游於其下，宣子本自無言。武子何以輒對？故杜以為譽其美好也。

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封厚也。殖，長也。

○長丁。遂賦甘棠。其棠詩召南，召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

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召上照反，下同。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

公。宣子遂如齊納幣。為平公聘少姜。○為于為反，下為之請同。見子雅

子雅召子旗，子旗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

之主也不臣。志氣亢。○見賢遍反。下見彊同。亢苦浪反。見子尾子尾見

彊。彊子尾。宣子謂之如子旗，臣亦不。大夫多笑。

懷陳校。秋充四十一。三。林。

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夫子韓起。君子有

信，其有以知之矣。為十年齊祭施。高彊來奔，張本。自齊聘於衛

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

德。○淇音其。澳於六反。宣子賦木瓜。木瓜亦衛風。義取於欲厚報以為好。○好呼報反。後文注

皆。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須，韓起之。子逆少姜。齊陳無宇

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

齊片。為立別號，所以寵異之。○少詩照反。疏：注為立至異之。正義曰：婦人稱姓，姜其當蓋以其齊女，故以

齊為別號，所以寵異之。言少姜少齊，蓋本字為少也。服虔云：所以寵異，不與齊眾文字等，言齊國如此好女，甚少。

謂陳無宇非卿。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適丁歷反。執諸中都。中都

晉邑在西河界休縣東。南。○界音介。休許對反。少姜為之請，謂曰：送從逆班。

班列也疏送從逆班。正義曰昏禮諸侯以下法當親迎有

嫁于敵國雖公亦上卿送之是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

者依逆者班列若公子嫁於敵國及姊妹嫁於小國皆下卿

送之是降逆者一等公子嫁於小國上大夫送之是降逆者

二等也若晉以少姜為夫人當以上卿逆齊當以上卿送是

亦送逆同班少姜據多言之故云送從逆班或可晉使公族

大夫逆少姜元不以夫人之禮則同妾媵之屬送者皆從者

班次不與相三年逆夫人之禮同少姜據此而言故云送從

逆班也劉炫云昏禮諸侯以下法當親迎有故得使卿明是

使上卿也凡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

則下卿送之是送卑於逆者一等故云畏大國也猶有

送者從逆者之班次言當卑於逆者也所易是以亂作

之罪蓋少姜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辭曰寡君使

侯使郊勞之。勞力報反注皆同辭曰寡君使

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辭曰寡君使

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辭曰寡君使

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辭曰寡君使

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辭曰寡君使

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辭曰寡君使

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辭曰寡君使

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辭曰寡君使

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辭曰寡君使



懷陳校 秋充四二 四 淮

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

敝邑弘矣徹達也。女音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

下同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

成臣之祿也得通君命則敢辱大館敢不叔向

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

讓禮之宗也宗猶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先國

後已卑讓也始稱敝邑之弘先國也詩曰敬慎威

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詩大雅。近附。秋鄭

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

所傷故欲害其族。去起呂反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駟

族。去起呂反創。創初良反駟

氏與諸大夫欲殺之之族黑子產在鄙聞之

懼弗及乘遽而至傳也孫炎注云傳車驛馬傳中趨

反驛音亦疏注據傳驛。正義曰釋言云駟使吏數之

其曰伯有之亂在襄二十一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

也務其大國之命不服治女爾有亂心無厭國不

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

也謂爭徐吾妃之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

也謂使六史書七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

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

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

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

師印子替之子褚師市官。朝如字疏死在至為虐。正義曰言我劍

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

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

壬寅縊口諸周氏之衢衢道也。加木焉

加尸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

來辭曰非伉儷也晉侯弱於所幸為少姜行夫人之服

伉舌浪反疏非伉儷也。正義曰成十一年注云伉敵

儷力計反也少姜是楚杜言晉侯為少姜行夫人之服者請君無

以明年傳云寡君在縵經之中知其為之服也

也以明年傳云寡君在縵經之中知其為之服也

辱公還季孫伯遂致服焉

致少姜之從服公以秋行始冬還乃書之故

經在 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

彼無罪

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

以貪國則不共晉國不共 而執其使君刑之

頗何以為盟主頗不平使所 且少姜有辭謂請

辭 冬十月陳無宇歸晉侯 十一月鄭即辰如晉

弔弔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襄二十五年

五恭 疏注襄二至重丘正義曰杜出族譜滕成公是文

反 九年于城十一年于亳城此十九年于祝柯二十一年于澶

淵 二十五年于重丘皆魯滕俱在凡六同盟但經傳更無明

文 未始言是滕成公以否杜氏之意疑故拍重丘○夏叔

弓如勝○五月葬滕成公 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

之 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 ○冬大

雨電無傳 ○北燕伯款出奔齊 不書大

而 言奔罪之疏 注不書至從告正義曰傳稱燕大夫

目 去也傳又云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是仲尼新意不

書 大夫逐之而言其自奔是罪之也釋例曰諸侯奔亡皆伯

遂 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

策 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從逐者主名以自奔

文 責其君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南越不以

名 而燕趙以各各隨赴而書之義在彼不在此也傳不發於

蔡 朱衛所而發於燕款者款罪輕於南而重於蔡朱故舉

中 示例以兼通上下也晉悼威痛所而發則師曠恃其自肯

因 問以極言且明君不能君故臣亦不能臣罪不絕在巨也

杜 言在彼不在此者書其出奔已足罪賤不假書名以其罪

故多與不名皆從本
起不復更見義也

傳二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

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哉

子之為此來也其甚為于偽反子大叔曰將得已

乎言不昔文襄之霸也晉文公疏正義曰襄公

文公之子能繼父業故傳言之其命朝聘之其務不煩諸

侯今諸侯二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

協而盟明王之制歲聘同朝在十二疏正義曰十二年

傳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

以示感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彼謂諸侯於天子朝聘會盟之

數計十二年而有八聘四朝再會一盟此說文襄之霸今諸

侯朝聘霸主大國之法也用侯朝天子因朝而為盟會所以

同好惡辨二室霸王之合也謂侯不得令其同盟以獎已故

有事而會下協而盟不復設年限之期周室既衰政在霸王

霸主不可自同天子以明王舊制大君薨大夫弔卿

煩諸侯不敢依用故設此制以簡之君薨大夫弔卿

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

十年蓋時俗過制故文足以昭禮命事謀嗣而已

朝聘以昭無加命矣命有今嬖寵之喪不敢

監會以謀無加命矣命有今嬖寵之喪不敢

至于位而數於守適不教以禮則時適夫人之喪

過文襄之制而數所具反所主反適疏正義曰守適

丁歷反注同本或作適下同力是反疏正義曰守適

寵賤妾之喪不敢計葬及位卑職而公適數即同於守適夫

人也言守適者夫守外職適字內職言夫人守內官之適

故以守適言夫人也文襄之制夫入喪士弔大夫送葬今

吉卿也而云何於守適則必適夫以喪已令卿送葬今

杜云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以過文襄之制也則

云不敢釋取使人於卑送之而禮數同於守內官之適夫

也唯懼獲戾豈以憚煩少妻有寵而死齊必

繼室繼室復薦及之復扶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

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

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心火中寒暑者乃退以

季夏昏中而暑退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曰奎中季冬之

月日在癸亥昏中曰氏後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

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一大夫退子

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君子之後乎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同盟

之世亦應從同盟疏注同盟至發之。正義曰文二年王

子虎與僖公同盟于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起以名然則

與其父盟得以名赴其子於子虎之卒既已發傳而此復發

未嘗書滕子名故於此重發傳也。齊侯使晏嬰之謂

繼室至於晉復以女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

君朝夕不倦將奉所具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

難是以不獲不得自來。朝如字聲徐之。不曠先君

之適謂少妻。又音如字聲乃日反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

無祿早出墮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

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大公子公微要

公齊先君言收恤寡人則先君與之福也。昭胡本反又音
昆服云明也焜燿照也墮墮於融反好呼報反微古
堯反太公曰疏焜燿照人之望。正義曰服虔云焜照也
泰要一焉反疏焜燿照人之望。正義曰服虔云焜照也

也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

適夫人及遺姑姊妹遺餘疏及遺姑姊妹。正義曰

上云先君之適謂適夫人所生及若而人言如常人不

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盡振擇之以備嬪嬙

寡人之望也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振之日疏

正義曰。至婦官。正義曰。董正。擇。詰。文也。振。為。整。理。之。意。三

官。哀。而。年。傳。說。夫。產。宿。有。如。嬪。嬙。御。焉。蓋。周。未。婦。官。有。此。名

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

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練經之中是

以未敢請制夫人之服則葬訖君臣乃釋服。在疏

末有伉儷。正義曰。少姜本非正夫人而云未有伉儷者。蓋

晉侯當時無正夫人其繼室者使韓起上婦逆之。鄭。卒。虎。如

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

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

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唐叔晉之祖

疏正義曰。舉。亦。成。昏。成。許。昏。晏。子。受。禮

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

其他唯。知。齊。則。為。陳。氏。不。也。齊

舊四量豆區金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

於金四。一。升。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金。金。六。斗。四。升。登。金

十則鍾六斛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

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金則區二斗金八斗鍾八斛○舊本以五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

金直加豆為五升而區金自大故杜云區二升金八斗是也本或作五豆為區五區為金者為加舊豆區為五亦與杜注

相會非於五升之也疏鍾乃大矣○正義曰陳氏三量各登豆又五五而加也

鍾乃大矣言其大於齊鍾明亦自十其金也故云以家量貨

而以公量收之貨其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

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海不加貴○蜃食較反蛤古各反賈音嫁疏山

至於海○正義曰如訓往也言將山木往至市也民參其

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一言公重賦歛○參七南反又音三斂力驗反公

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聚徐在俞反

一音在主反臺丁故反三老服云工老商老農老疏注三

也凍丁貢反斂罪反蠹音投下同上時掌反

養遇○正義曰服虔云三老者工老商老農老案民有四民其老無別不宜以三種之民為三老且士之老者亦應須恤

不當獨遺士也故杜以為上中下壽言皆八十以上則上壽百年以上中壽九十以上下壽八十以上此亦以意言之釋

此文耳不通於餘文也若秦伯謂蹇叔云中壽爾墓之木拱矣不言九十而死木已拱矣國之諸市

獲賤踊貴踊別足者屨言則多○屨九具反踊音勇別足者之屨也別音月又五刮反民

人痛疾而或煨休之煨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煨於六反休虛喻反徐許留疏注煨休至氏也○正義曰賈

反賈云煨厚也休美也疏注煨休厚也休美也服虔云煨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煨休氏其痛也杜煨休痛念之聲其意如服言也此民人痛疾承踊貴之下以其傳文相連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

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

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疏在四人至之先

知四人皆陳氏之先也八年傳云舜重之以明德實德於遂遂出守之及胡公不淫遂在外野之後知四人皆舜之後世數

遠近不可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周始封陳之祖

大姬其如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後有國其先祖鬼疏其相

神已與胡公其在齊也正義曰杜不解相服處云相隨也蓋相訓為劫不

至齊矣言贊伯四人其皆助胡公大姬神靈已在齊矣神之

在否不可測度而晏子為此言者以陳氏必與姜姓必成示

已審見其言故言先神歸之其實神歸以否非晏子所能知

也今定本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

馬不駕鄉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公乘無人

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也

民罷散而宮室滋侈滋益也罷音皮侈

尤女嬖寵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樂邵在魯狐

續慶伯降在阜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阜隸賤官

疏注八姓至賤官正義曰此八姓之先樂邵在魯狐

在家門大夫民無所依君目不悛以樂恬憂

其何日之有言今讒鼎之銘讒鼎名也

可審知故杜直云鼎名而已曰昧且平頌後世猶

怠味且早起也平大也言夙興况日不

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况日人實反難乃

且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聞之公室將卑其

宗族以葉先落則公從之行之宗十一族同祖為

許乙公族也羊舌其食邑名唯言晉之公族不知出

何公也杜云同祖為宗謂同出一公有十一族也謂又云或

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受而埋之

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示之以明已不食唯識

其舌有得免號曰羊舌氏杜言或曰蓋舊有此說杜所不從

記異唯羊舌氏在而已於又無子無賢公室無度

無法幸而得死言得以壽豈其獲祀言必不初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欲隘

塵不可以居欲下隘小露聲塵土○近附近之近下同

反鄉許驕反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塏苦

更於明塏之與晏子春秋云將更於豫章之圃豫章之圃高

地也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臣不足以

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

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衆也○不敢勞家為已公

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

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繫多一自

鬻鬲者故對曰踊貴獲賤既已告於君故與

叔向語而稱之傳護晏子令不與張遷同幾疏注傳

子二正義曰傳義晏子故為發此傳而叔向亦言已國傳雖無說蓋亦當以兼君故無說也景公為

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

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也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矣其止也。為是于德反省所景反下同祉音耻遄市專反

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

既拜邦謝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木裏里室以大

晏子之宅故復之。壞音怪復。齊昭下卒復為其復欲復之同則使宅人反之。還其故

環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卜良鄰。二三

子先卜鄰矣二三子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

去禮即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諺乎

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栢子以請乃許之

傳言齊晉之衰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

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

策賜命之書。相息亮反策初革反曰子豐有勞於晉國子豐反疏

子豐至晉國。正義曰服虔云鄭信公之為太子豐與之俱適晉許從太子一朝於晉不足以為勞也或當別有勞事無所見故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州縣今屬河內郡。女音故

以杜不解之昨乃舊勳伯石再拜誓首受策以出君子曰

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汰驕也。昨才一路反汰音泰

為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也乎詩曰人

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繇豹

之邑也豹乘盈族○荷戶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

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州本屬溫

三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郤無晉大夫始

溫別至今傳三家○稱尺證反晉之別縣不唯州誰

獲治之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文子病之乃舍之二

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

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獲趙文子之子○乃

子曰退使獲退也二子之言義也二子二違義禍也

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徵禍也君子曰

弗知實難患不知禍所起知而弗從禍莫大焉

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故猶善也豐氏至晉

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

之之故後若還晉因自欲取之為七年豐氏歸州張本○

平公通○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

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忌怨也懿伯椒之

叔弓禮椒為之辟仇叔父敬子叔弓也

○介音界辟音避疏五月至成公○正義曰經書夏叔弓

滕亦在五月之下杜於拍十六年注引此事以為本事異兩

書之故或言月或言時事異故文異其實叔弓亦以五月行

也劉炫云叔弓以四月發魯滕以五月葬君叔弓書始行之

日滕書實葬之月故書經異文也傳述遇疏之事并就葬月

言耳○子服至不入○正義曰檀弓下云滕成公之喪使子

叔敬叔用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

懿伯是惠伯之叔父為人所殺及滕郊遇懿伯之忌逢其難

也敬叔不入以礼惠伯欲使惠伯報叔父之讎殺彼人也惠伯以公義不可先入受館記文雖字有小異意與傳同而鄭六注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攻不入又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其言差錯不可顯辨是鄭之謬也○注忌怨至辟仇○正義曰記云不可以叔父之私知懿伯是叔之叔父也叔弓不入者禮叔也為叔有辟仇之恥禮之欲使殺之

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忘叔請先入乃先

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服叔也傳言叔弓之有禮疏惠伯至從之正義曰檀弓云

子夏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不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闕鄭玄云為賓而廢君命也叔父之與昆弟親陳同耳故有公利無私忌辟○晉韓起如齊逆女為平公

仇非恥故叔請先入也孫萬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

公子更嫁公女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

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

○遠于○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片曰

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

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

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

之布陳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辱有寡君在

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

矣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

猜疑也○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言若有事晉心不至楚可不

猜疑也○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言若有事晉心不至楚可不

請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

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歸在此小人冀除先

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歸在此小人冀除先

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歸在此小人冀除先

○十月鄭伯加楚子產相楚子身之賦吉

日吉曰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北田故賦之。相息亮反。既享子產乃

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之雲夢在江南也。夢如字。何莫公反。同。

○齊公孫竈卒竈子司馬竈見晏子齊大夫曰

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不其

○喪息浪及姜族弱矣而嬖將始昌嬖陳氏。二惠競

奕猶可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也。既疆也奕明也。又弱一个焉姜齊

哉○个古。賈反。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當雪而雹故以雹災而書之。○雨于付反。博大。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

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

會于申楚靈王始會諸侯。○沈音審。楚人執徐子

告。○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

子淮夷伐吳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

疏楚子至于申。正義曰釋例班序諸國齊相既設宋楚

楚之諸侯蔡與陳凡六會其五在陳上莊十六年注云陳國

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相始霸楚亦始疆陳侯介於二大國

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相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

秋然則陳實小於蔡衛相公進陳班耳楚以大小為序不進

陳故蔡多在陳上。○注因申至胡城。正義曰傳稱楚子

以諸侯伐吳則因會而遂行春秋一事而再見。○皆前日而

後凡計此當云諸侯遂伐吳不言諸侯者以屬音之國鄭徐

滕小邾宋皆不在行不得摠言諸侯故別序之也。傳稱宋華

殺之

楚子欲行霸為齊言要遂滅賴。九月取鄆

鄆昔邑傳風曰克邑不用。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

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欲與遂

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前年楚子已與鄭伯

扶又反注同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鄭許

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

宋宋盟在襄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

易不易言有難。易以政反寡人願結驩於二三

君欲得諸侯謀事補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

之虞虞度也。則願假寵以請於諸

侯欲借君之威。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

王方後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

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

天所相相助也。不可與爭若其

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

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益示不以。吾

又誰與爭曰晉有二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

始直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難初患反。有

是二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

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

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恒

音岳岱音代在兗州華如字又胡化反在雍州衡如字在荆

州恒如字或作常在真州案作恒者是也北嶽本名恒山漢

為文帝諱疏四嶽正義曰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

改作常耳疏恒江南衡李巡曰華西嶽華山也岱東嶽泰

山也恒北嶽恒山也衡南嶽衡山也釋例土地名云東岳泰

縣西南華山也北岳中山曲陽縣西北恒山也郭璞注恒山

名常山辟漢文帝諱耳爾雅於釋山發首言此四山明其即

是四嶽故注者皆以嶽解之且諸書史傳識諱皆以岱衡華

恒為四嶽四嶽必是此四山也釋山又云泰山為東嶽華山

為西嶽霍山為南岳恒山為北嶽岱未衡霍二文不同者此

二嶽者皆一山而二名也白虎通云嶽者何嶽之為言楠也

楠功德也應劭風俗通云嶽楠也楠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

方方有一山天子巡狩至其下楠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

謂之嶽也風俗通又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日岱宗岱始也宗

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嶽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

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火也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

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是解衡之與霍泰之與岱

德東校

皆一山有二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靈山漢書地理志云天

柱在廬江濳縣風俗通亦云靈山廟在廬江濳縣如彼所云

則霍山在江北而得與江南衡山為一者本江南衡山一名

霍山漢武帝移嶽神於天柱又名天柱為霍山故漢魏以來

衡霍別耳郭璞注爾雅云霍山今廬江濳縣濳水出焉別名

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

呼之為南嶽嶽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

霍山不得為南嶽又云從漢武帝來始有名即如此言為武

帝在爾雅之前乎斯不然也是解衡霍二名之山也書傳多

云五岳此傳云四嶽者中岳嵩高即大室是也下別言之故

此云四

岳也

正義曰服虔云三塗大行轘轅峭澗也謂三塗為三處道也

杜云在河南陸渾縣南則以三塗為一釋列土地名云三塗

河南陸渾縣南山名或曰三塗伊闕大谷轘轅三道也傳曰

晉將伐陸渾而先有事於洛與三塗先祭山川也謂三道皆

非也是杜據彼十七年傳也

陽城在陽城縣東北

也土地名云河南陽城

縣東北山有清水所出也

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北

音泰下大室同大室即華

音泰下大室同大室即華

嶽嵩高山也在豫州**疏**大室。正義曰大室即嵩高也。釋山云嵩高也。別名外方。今在河南陽城縣西北。上地名云大室。河南陽城縣西嵩高山中嶽也。地理志云武帝置嵩高縣以奉大室之山。是為中嶽。又有

少室在大室之西也。**荆山**在新城沔御縣南。沔音市。又音示。漢書本或作傑。音義音穉。或一音隸。則當水旁。作示恐非。字誤也。

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

冀之北土燕代。燕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

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享通也。○**疏**許庚反。注同。

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注享通也。正義曰易文言云亨者嘉之會也。嘉會禮通謂之亨。是亨為通也。言治民事神使人神通說故云。以享神人也。

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懷陳校。秋充聖。

國失其守。守於國則四垂為守。○**疏**注於國至為守。○正義曰

易稱上棟下宇。宇謂屋簷也。於屋則簷邊為宇。也。於國則四垂為宇也。四垂謂四竟邊垂也。○**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相公。至今賴之。○**疏**仲孫公孫無知事在

在九年。晉有里不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里克不鄭事在僖九年。○不普悲反。○**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信二十五

○**邢音刑**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

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

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自往。謙辭。紂直救反。隕于敏反。楚使所使反。向

許丈反見賢遍反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極舉

下注朝見昏見同遂請昏蓋楚子遣舉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

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

不在諸侯安於小小不能遠其大夫多求貪莫匡

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晉楚疏莫匡其君。正義曰釋言云匡

正也孝經云君子之事上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馬用

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

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六國何故不來不來

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

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

誰敢不至言楚威力所能及。偏彼力反疏其餘至不至。正義曰

言其餘諸侯君之威力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

曰求逞於人不可逞快也求人以與人同欲盡濟

為下會申傳○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

乎御止也申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疏聖

至為災。正義曰無雹復云雖有不為災者言有相形之勢

也聖人在上無雹言必無雖有不為災復見無雹之意猶論

語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注陸道至藏之。正

義曰釋天云北陸也西陸也孫炎云陸中也北方之宿

陸之為中也西方之宿昂為中也彼以陸為中社以陸為道首

星朝見昂為西方中宿則昂未得見宿是日行之道爾雅高

平曰陸高平是道路之處故以陸為道也日在北陸為夏之

十二月也十二月日在玄枵之次小寒節大寒中漢書律曆志載劉歆三統歷云玄枵之初日在婺女八度為小寒節在危初度為大寒中終於危十五度是夏之十二月日在虛危也於是之時寒極冰厚故取而藏之也周禮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月令季冬冰盛水腹命取水鄭玄云腹厚也以此知日在北陸謂夏之十二月也

西陸朝覲而出之

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水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



西陸朝覲而出之。正義曰覲見也。西道之宿有星朝見者於是而出之謂奎星晨見而出水也。注謂夏至東方。正義曰杜以西陸為三月日在大梁之次清明節在昴八度為穀雨中三統歷在大梁之初日在胃七度為清明節在昴八度為穀雨中終於畢十一度是夏之三月日在昴畢於是之時蟄蟲已出有溫暑臭穢宜當用水故以時出之也。曆法星去日半次則得朝見三統曆春分日在婁四度宿分奎有十六度乃次婁則春分之日奎之初度去日已二十度矣故春分之中得早朝見東方也。西方凡有七宿傳言西陸朝覲於傳之文未知何宿覲也。服虔以為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朝見東方以是時出水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啟冰是也。服虔又以此言出之即是仲春啟冰故為此說。案下句再言其藏

懷陳校

秋疏四二

三十二

葉准

其出覆此藏出之文言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即是班水之事非初啟也。安得以出之為啟冰也。如鄭玄答其弟子孫皓問云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與杜說異理亦通也。劉炫云春分奎星已見杜以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也。杜鄭及服三說鄭為近之。今知非者杜以西陸朝覲實是春分二月故杜此注云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及下獻羔啟之注云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非是也。皆據初出其冰公始用之時也。所以杜又注云謂夏之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水者以此傳云西陸朝覲而出之。下傳覆之云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既云朝之祿位水食喪祭則是普賜羣臣故杜云謂夏三月又下注云言不獨是公是據普班之時也。故下傳又云火出而畢賦是也。然水之初出在西陸始朝覲之時水之普出在西陸朝覲之後。摠而言之亦得稱西陸朝覲而出之也。劉炫不細觀杜意以為杜既言春分其藏冰也。深山朝見又言謂夏三月以規杜失非也。

其藏冰也深山

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

沍閉也。必取積陰之水所以道達其氣使

不為



其藏至取之。正義曰此傳再言其藏其出者上言取之用之之事下言藏之出之之禮也。山則遠

而難窮故曰深山也谷則近而易盡故言窮谷也固牢也
閉也牢陰也寒言其不得見日寒甚之處於是乎取之○注
近閉至為八○正義曰周禮鼈人掌玄物鄭司農云玄物謂
龜鼈有甲也胡是近為閉也深山窮谷之冰至夏猶未釋陽
氣起於下附於冰伏積而不能出憤發或散而為雹藏水必
取此山谷之內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也藏水
凌室所藏不多積陰之冰不可取盡不取川地之冰其出之
冰以示道達陽氣耳未必陽氣皆待此而達也

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
言不獨其出至用之○正義曰此謂公家用之也朝廷之臣食祿在位大夫以上皆當賜之冰也其公家有賓客享食公家有喪有祭於是乎用之其不獨共公身所用也周禮凌人云春始治盥凡內外饗之膳羞盥馬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水盥賓客共水大喪共夷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

司寒
黑牡黑牲也秬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牡茂后反秬音巨冥亡反

疏
注黑牡至其神○正義曰此祭玄冥之神非大神且非正祭計應不用大牲杜言黑牡黑牲當是黑牡羊

懷陳校 秋疏四二 二十三程

也秬黍釋草文也啓冰唯獻羔祭非藏冰則祭用牲黍者啓唯告而已藏則設享祭之禮祭禮大而告禮小故也月令於冬云其神玄冥故知司寒是玄冥也北方之神其出之故物皆用黑從其方色也有事於冰故祭其寒神

也挑弧棘矢以除其災
挑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弧音胡讓如羊

疏
注挑弓至尊故○正義曰說文云弧木弓也謂空用木無骨飾也服虔云挑所以逃凶也棘矢

者棘赤有銳取其名也蓋出冰之時置此弓矢於凌室之戶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慎其事為此禮也此傳言其出之也雖覆上文出之之文其實此出之謂二月初出之時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劉炫云此言出之覆上西陸朝覲知是火出時事二月已啓此方用弓矢者二月其出入也時啓冰始薦宗廟此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

食肉之祿冰比與焉
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與音預

注食肉至食者○正義曰在官治事官皆給食大夫以上食乃有肉故魯人謂曹劌曰肉食者謀之又說子雅子尾之食云公膳日雙雞是大夫得食肉也傳言食肉之祿祿即此肉是也若依禮常所合食案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諸侯日食

特牲大夫特豕士特豚則士亦食肉但彼是在家之禮非公朝常食也杜言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以明在官之食有水耳下云自命夫命婦無不受

冰命婦大夫妻大夫至用水正義曰喪服傳曰大夫亦錫衰此傳與彼命婦之文皆與大夫相對故杜知是大夫妻冰謂賜之冰受以歸在家用之也

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是當喪之時特賜之祭寒而藏之享司寒○

冰浴訖乃設故云喪浴用冰祭寒而藏

之本或作祭獻羔而啟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

至啓之正義曰上巳云其藏冰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今復云祭寒而藏之與上一事而重其文者欲明獻羔而啓之

還是獻之於寒神故更使藏之啓之文相對也○注謂二至

冰室○正義曰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非四之日即夏之

二月也告神而始開冰室始薦宗廟公始用之

薦神之後公遂用之俱在春分之月公先用

懷陳校秋疏四十二

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

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此云火出而畢賦謂以火出而後賦之以火出為始也周禮云夏頒冰為正歲

之夏即四月是也故杜兼言四月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

水老致仕山人取之縣人傳之

注山人至遂屬正義曰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與

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冰

風寒而堅○而以風出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周密

其用之也徧及老疾則冬無行愆陽

反夏無伏陰伏陰謂春無淒風淒寒也秋無

苦雨霖雨為人所患疏注霖雨為人所患苦○正義曰

一也味無甘苦之異養物為甘害物為苦耳月令云孟夏行
教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是聚雨為人所以患謂之苦也鄭
玄云申之氣束之苦雨白
露之類時物得而傷也。雷出不震 震霆也。雷音亨
疏 注震霆也。正義曰說文云震發聲歷震物者釋天云疾
雷為霆電郭璞云雷之忌激者謂發聲歷則霆是震之別
各雷出不震言有雷而不為霹靂也下
無雷霜雹電癘

疾不降 癘惡氣也。雷音
疏 無雷至不降。正義曰霜
霜雷止寒暑失時則民多癘
疾癘疾天氣為之故云降也 民不夭札 短折為夭夭死
反一音載字 疏 注短折至為札。正義曰洪範六極一曰
林作壯列反 疏 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是
短折為少夭之名也周禮膳夫大札則不舉鄭玄云夭札疫
癘也謂遭疫癘而夭死也癘疾謂民病夭札謂人死故云夭
死為 人子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 既不藏深山窮谷
札 賦有餘 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 越散也言陰陽
則棄之 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 失京雷風為害
手小之四七 火充四二 廿五

○殺如字又色 疏 風不至而震。正義曰風不以理舒散
界反徐色例反 疏 而暴疾殺物雷不徐緩動發而震擊為
害 雷之為雷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

道也 七月詩幽風卒章曰三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
而取之三日納牙麥陰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
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幽彼貧 疏
反鑿在洛反沖直忠反凌陵證反一音陵蚤音早 疏
注七月至宗廟。正義曰凌人十二月令斬冰月令十二月
令取冰當是以其月納於凌室也詩言三之日納于凌陰
即是正月矣不以鑿冰之月即納之者鄭玄云幽土晚寒可
以正月納冰言由晚寒故也上言將欲頒賦公始用之知蚤
開冰室唯薦宗廟何休膏肓難此云春秋書雷以為政之所
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雷
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雷甚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
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下相與之意鄭玄藏之曰雨雷政
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
者藏冰之禮豈人掌之月令載之幽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
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險阻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
其水則氣高不泄結帶而為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雷陰也雨

○殺如字又色 疏 風不至而震。正義曰風不以理舒散
界反徐色例反 疏 而暴疾殺物雷不徐緩動發而震擊為
害 雷之為雷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

道也 七月詩幽風卒章曰三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
而取之三日納牙麥陰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
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幽彼貧 疏
反鑿在洛反沖直忠反凌陵證反一音陵蚤音早 疏
注七月至宗廟。正義曰凌人十二月令斬冰月令十二月
令取冰當是以其月納於凌室也詩言三之日納于凌陰
即是正月矣不以鑿冰之月即納之者鄭玄云幽土晚寒可
以正月納冰言由晚寒故也上言將欲頒賦公始用之知蚤
開冰室唯薦宗廟何休膏肓難此云春秋書雷以為政之所
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雷
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雷甚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
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下相與之意鄭玄藏之曰雨雷政
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
者藏冰之禮豈人掌之月令載之幽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
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險阻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
其水則氣高不泄結帶而為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雷陰也雨

○殺如字又色 疏 風不至而震。正義曰風不以理舒散
界反徐色例反 疏 而暴疾殺物雷不徐緩動發而震擊為
害 雷之為雷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

道也 七月詩幽風卒章曰三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
而取之三日納牙麥陰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
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幽彼貧 疏
反鑿在洛反沖直忠反凌陵證反一音陵蚤音早 疏
注七月至宗廟。正義曰凌人十二月令斬冰月令十二月
令取冰當是以其月納於凌室也詩言三之日納于凌陰
即是正月矣不以鑿冰之月即納之者鄭玄云幽土晚寒可
以正月納冰言由晚寒故也上言將欲頒賦公始用之知蚤
開冰室唯薦宗廟何休膏肓難此云春秋書雷以為政之所
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雷
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雷甚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
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下相與之意鄭玄藏之曰雨雷政
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
者藏冰之禮豈人掌之月令載之幽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
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險阻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
其水則氣高不泄結帶而為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雷陰也雨

○殺如字又色 疏 風不至而震。正義曰風不以理舒散
界反徐色例反 疏 而暴疾殺物雷不徐緩動發而震擊為
害 雷之為雷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

道也 七月詩幽風卒章曰三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
而取之三日納牙麥陰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
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幽彼貧 疏
反鑿在洛反沖直忠反凌陵證反一音陵蚤音早 疏
注七月至宗廟。正義曰凌人十二月令斬冰月令十二月
令取冰當是以其月納於凌室也詩言三之日納于凌陰
即是正月矣不以鑿冰之月即納之者鄭玄云幽土晚寒可
以正月納冰言由晚寒故也上言將欲頒賦公始用之知蚤
開冰室唯薦宗廟何休膏肓難此云春秋書雷以為政之所
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雷
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雷甚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
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下相與之意鄭玄藏之曰雨雷政
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
者藏冰之禮豈人掌之月令載之幽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
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險阻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
其水則氣高不泄結帶而為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雷陰也雨

水而伏陰薄之則疑而為雷兩雲而衍陽薄之則合而為雨
申豐見時失藏水之禮而有雷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
聖人之寓言也詳載其言者以著藏水之禮不可廢耳必謂
鄭言是也申豐奇言於此此諫失政其雷不是盡由水也

○夏諸侯如楚會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
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知子產言。難乃旦反。疏邾不

正義曰宋之盟邾滕為私屬不許交相見而楚召邾滕使從
會者邾滕自欲辭從不在宋盟又晉合諸侯常列於會襄二
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于澶淵邾滕皆在楚鄭伯先待
知其事故使召之此申之會滕至而邾不至

于申自楚先至會地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擡舉
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

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
啓有釣臺之享啓禹子也河南陽翟縣南有釣臺陂蓋啓享諸侯於此。夏啓戶雅反注

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

周武有孟津之誓時伐紂也。孟本又作盟音孟成有
岐陽之蒐周成土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岐其宜反蒐所求反康

有鄠宮之朝鄠在始平縣東有靈臺康穆有塗

山之會周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疏夏啓至之會。正義曰此六王之會。周武王

相有召陵之師在唐四年。召上照反。○晉又有踐土之盟
在唐二
十八年

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喬六諸侯之
良也君其選焉選擇所用。向舒其反戌音恤喬其驕反王曰吾用

齊相用會召疏吾用齊相。正義曰用會召陵之禮。

以禮楚靈王今感其意是以用之。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

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聞未行獻

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疏正義曰以言

禮六故言其禮六儀當是會上子產曰小國共職敢

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也

同所從言之異。疏注鄭伯至之異。正義曰社知其禮周

共音恭守手又反所從言之異者以左師獻公合諸侯

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若其各異凡禮下

諸侯之禮於伯子男言之異君子謂合左師善也先

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待於後以規過規正二子之過

○相息亮反。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言未

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左師子產所獻六宋太子

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言為

請王辭。王使往曰屬有宗桃之事於武城宗廟

田獵。屬章五反適也。疏武成。正義曰五也名楚之武

桃他彫反為于偽反。城在商陽宛縣也。魯之武城

在泰山南武城縣。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恨其

故言將因諸侯會而幣乃相見經并書宋太子佐知此

言在會前。墮許規反也服云輸也見如字音音通反。疏

將墮幣焉。正義曰社唯云將因諸侯會而幣乃相見不解

墮之義案隱六年公羊傳鄭人來輸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

成也然則墮是輸之義也朝聘之禮客必致幣於主王則

為受據客則為輸。襄三十一年傳子產論幣云其輸之則若

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是謂布幣為輸幣也言將待

隨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案禮之享幣皆令宰受不以薦宗廟雖訓為輸義不當也

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楚子示

諸侯侈侈自奢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啓湯武成康穆

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仍而承反緡亡中反商

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為大

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嶽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諸侯所由奔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

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

復恨也○汰音泰復皮逼反恨胡懇反不過十年左師曰然宋不十年

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惡及遠方則人奔之善亦如

之德遠而後興為十三年楚○秋七月楚子以

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經所以更叙諸侯也

言二國者鄭伯父於楚宋太子不得特見故慰遣之○見賢遍反又如字宋華費遂鄭大

夫從從伐吳以谷見慰○費注同使屈申圍宋方朱方

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

而盡滅夷狄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

推此年七月己未朔二十六日得甲申八月己丑朔其將

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

惟逆命是以在此逆命謂性不恭順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

惟逆命是以在此逆命謂性不恭順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

惟逆命是以在此逆命謂性不恭順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

惟逆命是以在此逆命謂性不恭順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

懷康交

秋疏四二

二十六

三三

所類反重 直用反 ○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

魯之田賦田賦 疏注丘十至一年。正義曰丘之十六井

在哀十一年 疏當出馬一匹牛三頭司馬法之文也服

虔以為子產作丘賦者賦此一丘之田使之出一馬三牛復

古法耳丘賦之法不行久矣今子產復脩古法民以為貪故

謗之案春秋之世兵革數興鄭在晉楚之間尤當其劇正當

重於古不應廢古法也若牲前不脩此法豈得全無賦乎故

杜以為今子產於牛馬之外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

哀十一年彼注云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

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然則此與彼同賦

歛家資使出牛馬又別賦其田使之出粟若今輸租更出馬

一疋牛三頭是一丘出兩丘之稅案周禮有夫征家征夫征

謂出稅家征謂出車徒給徭役此牛馬之屬則周禮之家征

也其夫征十一而國人謗之也 謗毀曰其父死於路謂

稅是與家征別也 曰其父死於路謂

國為剝 已為萬蠱尾謂子產重賦毒害 以令於國國

氏所殺 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鄭 子產曰何害苟

懷陳校 八秋充四二二 三二 三頁

利社稷死生以之也以用 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

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也度法 詩曰

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子產自以為權 吾不

遷矣遷移也 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渾罕子寬。渾

但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涼薄也。音 作法

於貪敝將若之何言不可久行 姬在列者在列 蔡及

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蔡偪楚曹 鄭先衛亡

偪而無法偪晉 疏姬在至衛亡。正義曰渾罕意譏子

之先後杜據世本史記作世族譜說諸國滅亡之年此下十

一年楚滅蔡十三年蔡復封春秋後二世十八年而楚滅蔡

也哀八年宋滅曹也滕以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鄭在春秋

後五世九十一年韓滅鄭衛在春秋後十一世二百五十八

年而秦滅衛也據蔡之前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

亡則渾罕之言終亦驗矣

有心何上之有子產權時救急○冬吳伐楚入棘

棘棘棘棘皆楚東鄆邑譙國鄆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棘亭○棘亭者此

則河南陽翟縣也注棘棘至棘亭正義曰吳來伐楚入此三邑知此以報朱方之役朱方役在楚沈

尹射奔命於夏汭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

射食夜反又食亦反一音銳反咸尹宜處城鍾離宜咎本

夜夏戶雅反夏汭如銳反陳大夫遠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然

咸之林反咎其九反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東國水不可以城彭

于委反疆其良反又居良反彭生楚大大罷鬪韋龜城賴初穆子

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大罷鬪韋龜城賴○初穆子

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薛僑如之難奔遇婦人

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

婦人聞之適齊娶於國氏國氏齊正卿姜生子孟丙仲

壬夢天壓已弗勝穆子夢也○壓於甲反顧而見

人黑而上樓上樓有偃○樓力深目而豸喙口象

徒無之徒從者○號胡到反一音且曰志之志識也

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僑如穆子之元成十

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先子宣將存吾

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又矣言兄始為亂

懷陳校 秋九四二 三十一

之類蓋忿言。魯人召之不出而歸既立在齊生孟

女音汝下同。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

雉子問其姓問其姓對曰余子長

矣能奉雉而從我矣丁文反下同奉勞勇反疏

疑是其年新還也成十六年傳云子叔声伯使叔孫豹請迎

于晉師於時約猶在魯疑其因使而遂奔齊蓋自鄭過魯而

去故得宿於庚宗成十六年出奔襄二年初還凡經五年故

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

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豎小臣也傳言從夢未必

也豎主注反疏曰唯。正義曰曲禮云父召無諾諾先生召

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

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國姜孟仲母

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仲壬疏故怒

田於立猶正義曰怒者怒其妻也怒其母遂及其子

與孟盟不可強其文反下同疏曰孟雖適妻之子

叔孫未立為嗣豎牛欲亂其室望已有之未應即欲為

孫為孟鍾曰爾未際際接也孟未與諸大夫相疏

注際接至接見。正義曰釋詁云際接捷也郭璞曰捷謂

酒是其事也孟丙未與大夫交數

故為之作鐘因落鐘令與相見饗大夫以落之以殺

四

饗鍾曰落。○**疏**注以殺至曰落。○正義曰說文云饗血祭也雜記饗廟之禮云雍人舉羊升屋自中

中屋南面到羊血流于前是饗祭之法以血澆落之知落之即是饗也雜記又曰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饗之以殺豚

是知以殺豬之血也記稱宗廟之器成乃饗以殺豚此叔孫為孟作鐘非是宗廟之器亦饗之者周禮小子職曰饗邦器

及軍器鄭玄云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此鐘是禮樂之器故饗也**既具**饗禮**使豎牛**

請日請饗也**疏**使豎牛。○正義曰孟不自請使豎牛者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鄭玄云異

宮者樂敬也以其異宮故使豎牛**入弗謁**謁日**出命之日**詐命**及**

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也客謂

公孫**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

俱**牛又強與神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

公萊書公卿士名仲與之私游觀於公宮。○**公與之**

環賜玉**使牛入示之**示叔**入不示出命佩之牛**

謂叔孫見仲而何而何如何。○見賢遍**叔孫曰何**

為莊牛**曰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自**公與之環**

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

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孫叔孫

怒欲使杜洩殺之洩息列反食音嗣**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言求

不欲見人使實饋于入而退實置也个東西廂。○

疏牛謂至見矣。○正義曰而如何同是語

个古智友謂廂屋**仲見君何問何故以仲見君也叔孫怪其語故曰何為牛曰**

不將仲見君乎若不將見則既自見君矣言不待父命所以

萊東校
火元四一
三十一

祭叔孫也大夫立子為適必自見之於君宣十四年申見
而而行定六年樂祁見溷而行是其事也或曰登牛謂
曰今將仲別君其事如何叔孫以已見病故怪之曰何為以
不同○注實置至西廂○正義曰禮置器物於地皆謂之實
是會為置也月令天子居左
命去之○今已呈反
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
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器

三日 牛止昭子而相之
昭子約之廢子叔孫姑也。相息既反姑數累之友。 公

使杜洩葬叔孫暨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
昭子

帶也南遺季氏家臣○略音路 使惡社洩於季孫而去
洩不

志○惡 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
路王所賜 南

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家鄉

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
家鄉謂季孫介次也左不便○葬焉於處反下將焉

用同介音界左如字注 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
舍置

同音音往便彈面反 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
舍置

舍式夜反注 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
念其先人

在襄一十四年 王思舊勳而賜之路
感其有禮以

復命而致之君
約不致 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

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
謂叔孫也服車服

號○復 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
謂叔孫也服車服

孟孫為司空以書勳
勳功 疏
吾子至書勳○正義

故稱已君為夫子一正定司馬之屬官也季孟亦有屬官共

唐其事但季孟身在不假言屬以叔孫已亡取屬官為徵故

兼言之所以司徒書名首周禮大司徒掌十二教十有一曰

以賢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祿故司徒書名定位號也司馬

與工正書服者周禮夏官司馬其屬有司士掌羣臣之政亦

以德爵以功詔祿工正雖不屬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馬書

昭也案周禮司勳屬夏官今可空書勳者今死而弗以

春秋之時天子是諸侯之法不可盡與禮同

是弃君命也書在公付而弗以是廢三官也

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入不以將焉用之乃使

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誣叔孫以媚季疏注誣叔孫至季孫正義曰季孫因叔孫

孫之謂首與反疏之謂欲四分公室也取與一數謀去中

軍齊月云生子固欲去

之是誣叔孫以媚季孫

附釋立曰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四十二

